

國

語

第貳冊

卷貳至卷三



國語卷第十八

楚語下

韋氏解

昭王問於觀射父

昭王楚平王之子昭王熊軫觀射父楚大夫

曰周書所

謂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

周書周穆王之相甫侯所作呂刑也重黎

顓頊掌天地之臣呂刑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謂少暉之未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

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是謂絕地與天相通之道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

乎民若重黎不絕天地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

雜雜會也謂司民司神之官各異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

衷正爽明也攜離也貳二也其智能上下比義義宜齊一也肅敬也衷中也

其聖能光遠宣朗聖通也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

徹之也徹達也如是則明神降之也降下也在男曰覲在女曰

巫覘見鬼者也周禮男亦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處居也位次祭位也次

主次其尊卑先後而為之牲器時服牲之毛色小大也器所當用也時服四時服色

所宜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烈明也而能知山川之

號號名也高祖之主高祖廟之先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父子昭

先後之次也春秋躋僖公謂之逆祀齊敬之勤齊莊也禮節之宜威儀之

則容貌之崇崇飾也忠信之質質誠也禮絜之服絜祀而曰禮

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祝太祝掌祈福祥使名姓之後能知

四時之生名姓謂舊族若伯夷炎帝之後為堯秩宗生嘉穀非卯之屬犧牲之物

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彝六彝器組豆量大小也次主之

度疏數之度屏攝之位周氏云屏并也攝主人之位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

明尊卑為祭祀壇場之所除地曰場上下之神氏姓之出

所自出也

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

宗宗伯掌祭祀之禮

於是乎有天

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

類物謂別善惡利器用之官

各司其

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

明

謂降福祥不為災孽

民神異業

業事也

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

嘉生善物

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暉之衰也

九黎亂德

少暉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

民神雜糅不可方物

同位故雜糅方猶別也物名也

夫人作享家為巫史

夫人人人享祀也巫主接神

史次位序言人人自為之

無有要質

質誠也

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

言民困匱於祭祀而不獲其福

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

嚴威

齊同也嚴敬也威畏也

神狎民則不蠲其為

狎習也則法也蠲絜也其

為所為也

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

薦重也臻

至也氣壽顓頊受之少暉氏受承服也乃命南正重司

命之氣也氏作受承服也天以屬神南陽位正長也司王司屬會也所以會羣

掌祭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唐尙書云火當為北北

祀地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侵犯也是謂絕地天通絕地

人者也民與天神相通之道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其後高辛氏之季

高辛氏衰三苗為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為也堯興而誅之堯繼高辛氏平三苗之亂

忘舊者使復興之育長也堯繼高辛氏平三苗之亂紹育重黎之後使復興天地之官

義氏和氏是也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

主者也敘次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

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守

大司馬詩曰王謂尹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寔

氏命程伯休父是也

上天黎寔下地

寵尊也言休父之後世尊神其祖以威耀其民言重能舉上天黎能抑下

地令相遠故不復通也

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

亂謂幽平以下禦止也

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

天地體成不復變改

何比之有

言不相比近也

子期祀平王

子期楚平王之子昭王之父

祭以牛俎於王

致牛俎於昭王

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

王惑俎肉而對問牲用所及對

曰祀加于舉

加增也舉人君朔望之盛饌

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

大牢牛羊豕也會會三

大牢舉四方之奠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

特一大牢也

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

少牢羊豕

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

特牲豕也

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

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

栗

角如繭栗郊神祭天也

烝嘗不過把握

把握長王曰何其小

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

備物體具而精絜者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一純心純而絜也

二精玉帛也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七事天地民帛也

種八音也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九祭九州助祭十日甲至癸十二辰子至亥

亥擇其吉日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

奉之百姓百官受氏姓也千品姓有微品十為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官有十醜為億醜天

子之田九咳以養兆民明德以昭之昭昭孝敬也和聲以

聽之中和之聲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至神至也休慶也毛

以示物物色也血以告殺明不因故也接誠拔取以獻具為

齊敬也接誠於神也拔毛取血獻其備物也齊絜也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絜敬

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肅疾也承奉也王曰芻豢

幾何

草養曰芻穀養曰黍

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

遠謂三牲

近謂雞鶩之屬

王曰祀不可以已乎

已止也

對曰祀所

以昭孝息民

昭孝養使民蕃息也

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

夫民氣縱則底

氣志氣也縱放也底著也

底則滯滯久而不振

滯廢

也振懼也言無祭祀則民無所畏忌則志放縱放縱則遂發滯難復恐懼也

生乃不

殖物不生人神不降以福也

其用不從

其生不

殖不可以封

封國也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

祀告以事類日類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會高時類及二祧歲祀於壇

諸侯舍日有月享也

卿大夫舍月

有時祭也

士庶人舍時

歲乃祭也

天子徧祀羣神

品物

品物謂若八蜡所祭

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上之

山川

三辰日月星辰祀天地謂二王之後

卿大夫祀其

禮禮謂五祀及祖所自出士庶人不過其祖祖至父也日月會于龍

豸豸龍尾也謂周十一月夏十月日土氣含收舍收收縮

萬物舍藏天明昌作昌盛也作起也謂天氣百嘉備舍嘉善

也也時物畢成羣神頻行頻並也言並行欲求食也國於是乎蒸嘗

家於是乎嘗祀蒸冬祭也嘗嘗百物也月令孟冬大飲烝傳曰閉蟄而蒸百姓夫

婦擇其令辰辰十辰奉其犧牲敬其粢盛絜其糞除愼

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禮絜也子姓衆同姓也從其時享

虔其祝宗宗主祭祀祝主祝祈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

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

弟親戚合會也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弭止也苛虐也

殄覆也止覆謂解怨除恨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合結謂於此更申固也億其

上下億安也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

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牲牛也王后必自

春其粢粢器實也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牛割羊擊豕割

也擊殺也夫人必自春其盛在器曰盛上言粢此言盛互其文也況其下之

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春禘郊之

盛帥后春之王后親繰其服服祭服祭義云夫人繰三盆則王后一盆與周語曰王耕

一瓊班三之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

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攝持也舍廢也

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

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以苛慝

於神者謂之一純端立端之服冕大冠也監視也不違心謂心思端正服則端正也

玉帛爲二精明潔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王曰

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乾稱剛地事文地質柔順

坤爲文 民事忠信以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

醜兆民經入咳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徹達也

達於上者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有

賢質能言能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物事

言其官職也功事賜之姓官有世功則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

品謂一官之職其僚屬徹於王五物之官陪屬萬爲

萬官五物謂天地神民類物之官也臣之臣爲陪屬

官官有十醜爲億醜醜類也以十醜承萬爲十萬十

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九畝九州之內有畝數也

也天子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經常也常

闕且廷見令尹子常闕且楚大夫子常子囊之孫囊丸也子常與之語

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

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實財

也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

不害民之財用貨珠玉之屬自然物之貨馬多則養求者衆妨財力也國馬足

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為一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

公馬公之戎馬稱舉也賦兵也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賓饗獻貢也家

貨足以共用家大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郵過

也闕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封封國也昔闕

子文三舍令尹子文闕伯比之子無一日之積恤民

鄭音云楚邑古鄭國
楚滅之為邑也今湖
北鍾祥縣是也

之故也。積儲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成王之子頑

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糗寒粥也。筐器

也。羞進也。至于今令尹秩之。秩常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

逃。王止而後復。祿俸也。復反也。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

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覆也。民多曠也。

而我取富焉。曠猶空也。是勤民以自封。勤勞也。封厚也。死無日矣。

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

後在。至于今。處郎為楚良臣。莊王。成王。孫也。若敖氏。子文之族也。魯宣四年。

子文之弟。子闞。椒為亂。莊王滅若敖氏之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齊而還。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

楚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其子孫當昭王時。為郎公。是不先恤民而後

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先大夫。囊費也。而相楚君。

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矣。羸瘠也言日日又甚四境

盈壘

壘壁也言壘壁盈滿四境之內

道殣相望

道塚曰殣詩云行有死人尙或殣之

盜

賊司目民無所放

放依也

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

怨於民多矣

速召也

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

民心之愠也

愠怒也

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

敗

也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

獲而死

成成王穆王商臣之父欲黜商臣而立其弟職商臣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遂自

殺蹯

靈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

靈王不君罷弊楚國三軍

叛之如行人之遺棄其迹

子常爲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

何力以待之也

待禦也

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

王奔隨

柏舉楚地隨漢東之國初蔡昭侯朝於楚子常欲其珮唐成公亦朝焉子常欲其驢驢馬

二君不與而留之三年後與之乃得歸歸與吳
伐楚大敗之在魯定四年奔隨自鄭之隨也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曰吳人闖閭也出奔隨
也濟渡也成曰津名

見藍尹亶載其孥藍尹楚大夫
妻子曰孥王曰載子對曰自先

王莫墜其國墜失也當君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

歸又求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其有故西子

平王之子昭王之庶兄令
尹公子申也故猶意也王使謂之曰成曰之役而

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而女也曰昔瓦唯長舊怨以敗

於柏舉故君及此瓦子常名
長猶積也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

臣避於成曰以儆君也庶悛而更乎悛改也今之敢見

觀君之德也曰庶憶懼而鑒前惡乎鑒鏡也君若不鑒

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 死在司

敗矣

楚謂司寇為司敗

惟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在其位以無

忘前敗

言見豐則念前敗

王乃見之

吳人入楚昭王奔鄖

鄖楚邑

鄭公之弟懷將弑王

鄭公令尹

子文玄孫之孫蔓成然之子闞辛也

鄭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

王平

昭王考也父蔓成然也成然立王貪求無厭平王殺之

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

見讎弗殺非人也鄭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

不為

外內易行

不為豐約舉

豐盛也約衰也舉動也

苟君之卑尊一也且

夫自敵以下則有讎

敵體也

非是不讎下虐上為弑上

虐下為討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為若皆讎君

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

鬪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

殃病害也懷

弗聽曰吾思父不能顧矣郎公以王奔隨避懷也王歸

而賞及郎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

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均同也言賞罰無別故懼王曰夫子期之

二子耶吾知之矣子期成然字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

不亦可乎

子西歎於朝藍尹亶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

之崇替者崇終也替廢也詩云曾不崇朝與哀殯喪塗木曰殯於是有歎

其餘則否君子臨政思義思公義也飲食思禮同宴思樂

在樂思舊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

闔廬能敗吾師柏舉戰也闔廬卽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嗣

夫差也甚謂德過於父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修無

患吳矣闔廬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

逸淫也

目不淫

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卹民之羸

羸病也

聞一善

若驚得一士若賞

若受賞也

有過必悛

悛改也

有不善必懼

是故得民以濟其志

濟成也志戰克也

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

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

翳郭也

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

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差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

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王孫圉聘於晉

王孫圉楚大夫

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

定公晉頃公之子午也簡子趙鞅也鳴玉鳴其佩玉以相禮也

問於王孫圉曰楚之

白珩猶在乎

珩珩上之橫者

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

矣

幾何世也

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

言以賢爲寶

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言以訓辭交結諸侯使無以寡君為

口實口實毀弄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敘次也物

也事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

能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說媚也使神無有怨痛

于楚國痛疾也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

也楚有雲夢藪澤名也連屬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

所以備賦以戒不虞者也龜所以備吉凶珠所以禦

以為珥皮虎豹皮也所以為茵韃革犀兕也所以為

甲冑羽鳥羽所以為旂毛鼈牛尾所以注竿首賦兵

度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享獻也若諸侯

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導行也有不虞之備而皇神

相之能媚於神故皇神相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

而國民保焉

保安也

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

玩也何寶之焉

玩物弄

圍聞國之寶六而已明王聖

人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

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

玉王祭祀之玉

龜足以憲臧否則

寶之

憲法也取善惡之法

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

珠水精故以禦火災

金

足以禦兵亂則寶之

金所以為兵也

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

則寶之若夫諱蹶之美

諱蹶猶謹諱謂若鳴玉以相

楚雖蠻夷不

能寶也

微刺簡子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

惠王昭王子越女之子章梁楚北境也文子平王之孫司

馬子期子魯陽公也

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境懼子孫之有貳者

也

貳二心也

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偏

憾恨也無恨謂得志也偏偏上也

偏

則懼貳

偏則懼誅故貳也

夫盈而不偏

盈志滿也

憾而不貳者臣

能自壽

壽保也

不知其他

他子孫也

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

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乏臣之祀也

特險而貳將見誅絕

王曰

子之仁人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

王孫勝故平王太子建之子白公勝也初費無極為太子少師

無寵太子娶於秦而美勸王納之遂諸太子曰建將叛太子奔鄭又與晉謀鄭鄭人殺之勝奔吳在魯哀

十六年

沈諸梁聞之

沈諸梁楚左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

見子西曰聞

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

勝直而剛欲寘之境

寘置也傳曰召之使與吳境為白公

子高曰不可

其為人也展而不信

展誠也誠謂復言而非信之道

愛而不仁外愛人內

無仁詐而不智

以詐行謀而非智道也智人不詐

毅而不勇

毅果也

直

而不衷

衷中也君子惡許以爲直

周而不淑

周審也淑善也

復言而不謀

身展也

復言言可復不欺人也

愛而不謀長不仁也

外愛人不計終身也

以謀蓋人詐也

蓋掩也

彊忍犯義毅也

彊彊力忍

忍犯義也

直而不顧不衷也

不顧隱諱

周言棄德不淑也

取周其言

而不

以德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也將焉用之彼

其父爲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絜

狷者直己之志不從人也不絜非絜

行

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絜悛德也

悛改也

思報怨

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

復復其前言

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

帥帥衆也

其周也足

以蓋之

言其周密足以覆蓋其惡

其不絜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

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

矣怨謂諸太子者費無極之徒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速疾也若其

寵之毅貪無厭既能得入而耀之以大利耀示也不仁

以長之長其利用思舊怨以修其心修其報讎之心苟國有釁必

不居矣釁隙也非子職之其誰乎職主也言子西將主此禍彼將思

舊怨而欲大寵大寵令尹司馬也動而得人愛故得人怨而有術

父死而怨故有術也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

敢不言司馬子西之子弟也子西曰德其忘怨言誨之以德必忘怨也余

善之夫乃其宵宵安也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

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

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偏惡之

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欲專寵也懼有惡焉

惡其上也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

之將戚而懼爲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

矣靖安也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

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

子之謂乎嗜貪也疾味味爲己生疾害喻好不善也夫誰無疾眚眚猶能

者早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管也爲之關籥蕃籬而

遠備閉之猶恐其至也藩籬壁落也是之爲日惕惕懼也

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

人也其又何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

子皙之族而近之若敖氏莊王所滅闞椒也子干子

平王所殺而代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言危不久昔齊驪

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

駒馬繻齊大夫也胡公齊太公立孫之子胡公靖也貝水

名胡公虐馬繻馬繻

邴歌閭職戕懿公於囿竹

戕殘也歌

職皆齊臣懿公齊桓公之子商人也為公子時與邴歌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歌僕納

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魯文十八年懿公遊於申池二子弑公而納諸竹中

晉長魚矯殺

三卻於榭

長魚矯晉大夫三卻錡至驪也驪與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

嬖於厲公譖而殺三卻於榭

魯圉人犖殺子般於次

圉人養馬者子般魯嚴公

太子次舍也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鞭之莊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公子慶

父通于夫人夫人欲立之慶父使犖賊子般於黨氏在魯莊三十二年

夫是誰之故也

非唯舊怨乎

故事

是皆子之所聞也人求多聞善敗

以監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

蒙覆也

吾語子何

益吾知逃也已

逃逃勝難

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

言子論議好尚

勝也。不從，遂使爲白公子高，以疾閒居于蔡。蔡故蔡國，楚滅之，葉

公兼而治焉。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白公請伐鄭以報父讎，子西既許之。

未起師，晉伐鄭，楚人又救之，與之盟。白公怒，遂作亂，殺二子於朝，在魯哀十六年。葉公聞之

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

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夫子西子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

也將入殺之。殺白公也。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

室。定王室謂兼令尹司馬以平楚國，既定而使子西之子寘爲令尹，子期之子寬爲司馬而老于葉。

葬二子之族。子西子期之族多見，害故皆爲葬之。

國語卷第十八

國語卷第十九

吳語

韋氏解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

夫差太伯之後闔廬

之子姬姓也句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羊姓也鄭語曰羊姓夔越世本亦云越羊姓也魯定十四年吳伐

越越敗之于檣李闔廬傷而死後三年夫差伐越報

擣李也越逆之自江至于五湖吳人大敗之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大夫種乃獻謀種越大夫保于會稽在魯哀元年

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也

庸用也

夫申胥

華登簡報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

申胥楚大夫

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魯昭二十年奢誅于楚員奔吳吳與之申地故曰申胥華登宋司馬華費遂之

子華氏作亂於宋而敗登奔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

吳為大夫簡習也挫毀折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而效之勝未可成

也成猶必也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素猶豫也不

可以授命授命猶鬪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

戎兵也約卑也成平也言不如設兵自守卑約其辭以求平於吳吳民必喜以廣侈吳王

之心侈大也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

吾足也言越不足畏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寬緩也既

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奪食稻蟹之屬燼餘也乃無

有命矣吳無復有天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

諸稽郢越大夫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

布陳也幣玉帛也顯猶公露也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

得罪於天王見禍於天也得罪謂傷闔廬言天王尊之以名天王親趨玉趾

以心孤句踐踐足也孤棄也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

起死人而肉白骨也

繫是也是使白骨生肉德至厚也

孤不敢忘天

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

中重也良善也

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

遠邑稱鄙

言吳侵越之邊垂心懷怨恨

以重得罪於下執事

重得罪謂其見侵也

句踐

用帥二三之老

家臣稱老言此謙也

親委重罪頓顙於邊

委猶歸也

邊邊境

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

察理也屬會也殘伐

謂隨會稽

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

軍士使寇令焉

若禦寇之號令

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

以咳姓於王宮

一介一人咳備也姓庶姓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

一介嫡

男奉槃匱以隨諸御

槃盛盃器晉語曰奉匱沃盥御近臣宦豎之屬

春秋貢

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

豈能辱意裁制之

亦征諸侯

之禮也征稅也此亦天子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搯之

是以無成功埋藏也今天王既封植越國以明聞於

天下封植以草木自喻壅本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

無成勞也莠草曰刈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

實實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秉執也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言欲也吾

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拂絕也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

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伐齊反振申胥諫曰不可許

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兵甲之彊也

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吾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

志還轉也玩弄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蓋猶

也滕本曰股

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

婉順也約卑也從順隨也

使淫樂於諸

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

憔悴

離叛也落殞也憔悴瘦病也

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

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

炎炎進貌

及吾猶可

以戰也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

虺小蛇大傳曰封豕長蛇

吳王曰

大夫奚隆於越

奚何也隆盛也

越曾足以爲大虞乎

虞度也

若

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

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

未乾

喻

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

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

不盟

荒空也

夫差太伯之後閻廬之子
姬姓也

越，華姓也。祝融之後。

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

胥也。名員，魯昭二十年春

誅於楚。員奔吳，吳與之

申地，故曰申胥。

句踐，允常之子。

閻，去声。下同。隙也。窺伺

吾之間隙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

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

反謂盛者更衰

禍者有禍

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

舍廢也愆過也

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

裕饒也

其民殷衆，

殷盛也

以多甲兵。越之在吳，猶人之有

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

士以伺吾閒，

戚猶惕也閒隙也

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

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

疥癬在外為疾微也

豈能涉江淮而

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

壤地接而越修德也

王其盍

亦鑑於人，無鑑於水。

鑑鏡也。以人為鏡，見成敗。以水為鏡，見形而已。書曰：人無于水

鑑當于民鑑

昔楚靈王不君，

不得君道

其臣箴諫以不入，

入受也

章華在今湖北監利

縣西北

方城楚北山也在今河

南方城縣東北

沮源出湖北房縣西南景山

南流經荆門縣與漳水合

內傳定四年吳人敗楚及郢

楚子出涉沮今襄陽縣以

南沮水左右皆曰沮中

汾今河南襄城縣東北有

汾邱城內傳昭八年楚令

子蕩帥師伐吳師於豫章

乃築臺於章華之上章華地名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

闕穿也陂壅也舜葬九疑其山體水旋其丘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也罷弊楚國以

閒陳蔡閒候也候其陳而取之魯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滅蔡不修方城之內

方城楚北山諸夏陳蔡東北踰諸夏而圖東國徐夷吳越三歲於沮汾

以服吳越沮汾水名楚東鄙沮汾之間乾谿也魯昭六年楚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次

于乾谿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殃害也民罷國

亂中外叛潰事在魯昭十三年王親獨行屏營仿徨於山林之中三

日乃見其涓人疇涓人今中涓也疇名也王呼之曰余不食三

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

璞而去之璞塊也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於棘闥

棘闥不納棘楚邑闥門也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申亥楚大夫芋尹無宇之

次於乾谿

乾谿楚東地在今安徽亳

縣東南

屏營遑遽貌

洞人即中涓守衛之官時其

名也

棘楚邑今河南永城縣南

有棘亭

姑蘇臺名在今江蘇吳縣

西南三十里姑蘇山十今

人稱胥臺山越絕書園廬

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

乃成高見三百里案園廬

大夫差之誤也

子傳曰王公夏將入鄂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闈王

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傳曰王縊申亥以

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志記也言此事皆見

也忘今王既變鮌禹之功禹能以德修鮌之功魯語曰而高

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高高起臺榭下下深汚池天

奪吾食都鄙荐饑天奪吾食稍蟹也都今王將很天

而伐齊很違也夫吳民離矣有離也體有所傾譬如羣獸

然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傾傷也言眾獸羣聚其中

言吳民臨陳就戰小王其無方收也方道也越人必

有很傷亦復然也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

齊夫差十二年齊人與戰於艾陵艾陵齊地齊師敗績吳

魯哀十一年

人有功

傳曰獲齊國書革車八百乘甲盾三千

吳王夫差師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

齊

奚斯吳大夫釋辭也以言辭自解歸非於齊

曰寡人帥師不腆吳國之

役遵汶之上

役兵也汶齊水名

不敢左右唯好之故

不敢左右暴掠

齊民惟有私好之故

今大夫國子興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師

徒

國子齊卿國書也犯陵也獵震也

天若不知有罪則何以使下國

勝

下國吳自謂言天若不知有罪何以使吳勝齊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

訊告讓也

曰昔吾先王體德明聖達於上帝

先王闔廬上帝天也譬

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

一耦為耦言子胥佐先王猶耦者之

有成其事以

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

立名於荆謂敗楚於柏舉

昭王奔

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

恬猶靜也

而處

以念惡

處居也居則念為惡於吳國

出則罪吾眾

罪吾眾謂吳民離矣體有所傾

之屬撓亂百度

撓擾也度法度

以妖孽吳國

妄為妖言越當襲吳

今天降

衷于吳

衷善也

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實

式靈之

式用也靈神也

敢告于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

先王世有輔弼之臣

言闔廬以前

以能遂疑計惡

遂決也計慮也

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

鮪背之耆稱黎老播放也

而近孩

童焉比謀

孩幼也

曰余令而不違

不違言莫違也

夫不違乃

違也

乃違道也

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

小喜

小喜勝敵之喜糾之百克是也

而違其大憂

大憂在後故遠也

王若不

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而吳國猶世

世繼

吾先君

得之也必有以取之

得謂克楚傳曰闔廬食不二其味勤恤其民取之謂此也

亡之也亦有以棄之

亡之謂不正其師以班處宮復爲楚所敗

用能援持

盈以沒

盈滿也沒終也

而驟救傾以時

言不

今王無以取之

言無政德

而天祿亟至

亟數也

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

辟易以見王之親爲越之擒也員請先死遂自殺

辟易

狂疾將死日以懸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

也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

盛以鴟鵂而投之於江

鴟鵂革囊

吳王夫差旣殺申胥不稔於歲

稔熟也謂後年不至於然而北征也夫差

以哀十一年會魯於橐皋

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通於商

魯之闕

闕穿也

北屬之沂

沂水名出泰山蓋南至下邳入泗

西屬之

濟

濟水

以會晉公午於黃池

黃池地名晉公定公午也黃池會在魯哀十三

關音穿振穿也

沂水名源出山東沂

水縣北沂山南流經

蘭山縣至江蘇邳

縣入運河

濟水名源出河南濟

源縣西王屋山東南

流為豬龍河入黃河

晉公于晉定公也

黃池在河南封邱縣

西南黃池會在魯

哀十三年

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后庸后庸越大夫率師泚海

泚淮以絕吳路泚順也逆流而上曰泚循海而敗王

子友於姑熊夷姑熊夷吳郊也王子友夫差太子也夫差未及反越伐吳吳拒之獲太子

友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泚江江吳江或有誤以襲吳入

其郛郛郭也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大舟王舟徙取也吳晉爭長

未成長先也成定也邊遽乃至以越亂告遠傳也吳王懼乃合

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齊同也今吾道路修

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先晉令晉先敵王孫雒曰夫

危事不齒王孫雒吳大夫齒年也雒敢先對二者莫利

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正適也齊宋

徐夷曰吳既敗矣宋今睢陽徐今大徐夷淮夷將來溝而膠我旁擊

脰音修

須待也

先之吳先晉敵也

脰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

將成其志以見天子

以侯伯之禮見天子

吾須之不能

不能待見天子

去之不忍若越聞愈章

愈益也

吾民恐叛必會而先之

先吳先敵

主乃步就王孫雒曰先之圖之將若之何王孫

雒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

事

欲決一計求先晉濟成也

王孫雒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

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智矣

言人之不能以危易

安以死易生則何貴於智

民以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

長老也

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

遷轉退也絕慮道遠

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

言晉不能以死與我爭

事君勇謀

於此用之

勇而有謀正謂今時

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

挑晉求戰以廣

大民心示請王勵士以奮其朋勢朋羣也勉勵士卒以奮激其羣黨之

勢使有不懼也勸之以高位重畜重畜寶財備刑戮以辱其不勵

者備具也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推先我也我既執

諸侯之柄為盟主故執柄以歲之不穫也無有誅焉穫收也誅責也

不責諸侯之貢賦而先罷之罷遣諸侯令先歸諸侯必說說喜也既而

皆入其地入其國境王安挺志挺寬也一日惕一日留惕疾也留

徐也以安步王志步也行也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間

乃能至於吳設許其勸勉者以此民封之於江淮之間以恐之必速至也吳王許

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秣粟也夜中乃令服兵擐甲

夜中夜半也服執也擐具也甲鎧也係馬舌出火竈係縛也縛馬舌恐有聲也出火於竈

外以自
燭之
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徹通也。以百人行通為一行。百行

為萬人謂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三君皆云。官師大夫也。昭謂下言十

行一髮大夫此一行宜為士。周禮百人為卒。卒長皆

上士擁猶抱也。拱執也。抱鐸者亦恐有聲也。唐尚書

云稽榮戟也。鄭司農以為稽計建肥胡奉文犀之渠

兵名籍也。周禮聽師田以簡稽十行一髮大夫十行千人

肥胡幡也。文犀之渠謂橋也文犀犀之有文理者

也。子產謂子南曰。子建旌提鼓析羽為旌。提挈也。

哲上大。夫汝髮大夫挾經秉枹在掖曰挾。挾經

兵書也。秉執也。十旌一將軍十旌萬人。將軍命卿。載常建鼓挾

經秉枹日月為常鼓。晉鼓也。周禮將軍萬人以為方

陣百行故萬人皆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

茶交龍為旂。素甲白甲矰矢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

陳而立熊虎為旗。此左軍亦如之亦如中軍。載常建

皆赤裳赤旛丹甲朱羽之矦望之如火

鳥隼爲旛尙赤左爲陽也

丹彤也朱羽染爲朱也

右軍亦如之皆立裳立旗黑甲烏羽之

矦望之如墨

墨漆甲尙黑右陰也

爲帶甲三萬

帶甲旌鎧

以勢攻雞

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

鼓丁甯錡于振鐸

丁甯鉦也唐尙書云錡于錡非也錡于與錡各異物軍行鳴之與鼓

相應勇怯盡應三軍皆譁卸以振旅

譁卸譁呼

其聲動天地

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飾壘

周繞也飾治也

乃令董褐請事

董褐

晉大天司馬演請問也

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

偃匿也接合也今

大國越錄

錄第也

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

敢問失期

亂次之故

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

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

無以告祭於天神人鬼

無姬姓之振也

振救也 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徒步也 遽傳車也 匍匐就君今

非王室不平安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狄楚秦

億安也 負恃也 安持其衆而不 將不長弟以力征一

二兄弟之國弟猶幼也 言晉不帥長幼之節而征伐

滅虞虢韓魏然滅虞虢韓魏皆 孤欲守吾先君之班

在春秋之始非所以責定公 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亦不可 今會

日薄矣薄迫也 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集成也 孤之事

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言欲戰以決之也 不勝則服事君若勝之

則為 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藩籬

壁落 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

坐於王前賈唐二君云稱呼也 左畸軍左部也 攝執也 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皆罪人死士也

乃皆進曰到於客前以酬客

賈唐二君云到到也酬報也將報客使死士自

到以示王成行軍士用命也昭謂魯定十四年吳董

伐越越王使罪人自到以設誤吳故夫差傲之

董

禍既致命

致命於晉君乃告趙鞅趙鞅晉正卿

曰臣觀吳

王之色類有大憂

類似也傳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墨暴氣也

小則嬖

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

大難反叛

大則越入吳將毒不

可與戰

毒猶暴也言若猛獸被毒悖逆

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

主趙鞅

然而不可徒許也

徒空也言不可空許宜有辭義

趙鞅許諾晉乃令

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

觀示也

使褐復命曰

曩君之言

曩向也

周室既卑諸侯大夫失禮於天子

謂不

朝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

貞正也龜曰卜以火發兆故曰陽言吳欲

正陽卜收復文王武王之諸侯以奉天子

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

孤以下晉辭也。密比也。邇近也。訊讓日至也。訊告曰昔吳伯父不失春

秋必幸諸侯以顧在余一人。此晉述天子告讓之辭。同姓元侯曰伯父吳伯

父吳先君不失四時必。今伯父有蠻荆之虞禮世不

續。今謂夫差虞度也。言夫差有蠻荆之備。用命孤禮

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公周之太

宰諸侯之師言君有蠻荆之虞故命晉侯以禮佐助

周公與兄弟之國相見命朝聘天子息君憂周之憂

也。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掩蓋也。淫僭君

有短垣而自踰之。垣者喻禮防雖短不可僭也。况蠻荆

則何有於周室。言吳姬姓而自僭號况於蠻。夫命圭

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命圭受錫圭之策命周禮

伯吳太諸侯是以敢辭。辭不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

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干犯也而曰吳公孤敢

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長先也弟後也吳王許諾乃退就幕

而會幕帳也吳公先畝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閭愈章

恐齊宋之為已害也乃命王孫雒先與勇獲帥徒師

以為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郭焉而過之勇獲吳大夫徒師步卒也

郭郭也託為過賓而焚其郭去其守備使不敢出

吳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王孫苟吳

大夫勞功也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共承王事以遠我一

二兄弟之國遠疏也吾先君闔廬不貫不忍貫赦也被甲

帶劍挺鉞指鐸挺拔也指振也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栢

舉栢舉之戰在魯定四年毒暴也中原原也天舍其衷衷善也言天舍善於吳楚師

敗績王去其國

昭王奔隨遂至于郢

郢都楚王總其百執事

賈侍中云王往也百執事百官昭謂王闔廬也賈君以爲告天子不宜稱王故云往也下言夫槩稱王不

避天子故知以奉其社稷之祭言修楚其父子昆弟

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于吳昆兄也夫槩王闔廬之弟傳曰

夫槩王先歸自立今齊侯壬不鑿于楚壬齊景公孫悼公之子簡

公也不能定楚而歸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

國說云謂齊納樂盈以伐晉昭謂兄弟魯也哀夫差

不貫不忍被甲帶劍挺鉞指鐸遵汶伐博博齊別都登筮

相望於艾陵唐尚書云登筮夫須也昭謂登筮備雨

曰五月克天舍其衷齊師還言敗夫差豈敢自多文

武實舍其衷文歸不稔於歲言伐齊之明年不至於穀熟而復出師

余泂江沂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

之國兄弟諸姬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克能也成

功也周王荅曰苟伯父令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

嘉之周王周景王子敬王巧紹繼也享獻也昔周室

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說云謂民流厲王於彘昭謂禍謂子朝篡立敬王出

奔民成周之民助子朝者也余心豈忘憂恤不唯下土之不康靖

及憂王室不但憂四方今伯父曰戮力同德戮并伯父若能然

余一人兼受而介福而汝也介大也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

也元善也伯父秉德已侈大哉侈猶廣也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戒傲也越大夫種乃唱

謀發始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

忘我我不可以怠日臣嘗卜於天

日昔日卜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

既罷弊其民天奪之食安受其儘之言

今吳民既罷

罷勞也

而大荒荐饑

市無赤米

赤米米之姦者今尚無有

而困鹿空虛

員曰困方曰鹿

其民必

移就蒲羸於東海之濱

蒲深蒲也羸蚌蛤之屬濱涯也

天占既兆

見

也人事又見

謂怨誹

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

之利無使夫悛

悛改也

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

罷歸

也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

不待遠兵而以中國

之師與我戰

中國國都

若事夸而從我

言從我而戰

我遂踐其

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

言吳邊鄙雖來將不能會戰

吾用

禦兒臨之

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言吳邊兵若至吾以禦兒之民臨敵

吳王若愠

而又戰

愠怒也

奔遂可出

使出也

若不戰而結成

成平也

王

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

申包胥使於越申包胥楚大夫王孫包胥也越王句踐問焉曰吳

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

欲與之微天之衷微要也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

以行之行用之請問戰奚以而可以用也包胥辭曰不知

也謙也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良善也能博取於諸

侯取貢賦也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問政惠所行王曰在

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觴樽名豆肉器簞飯

器飲食不致味致極也不極五味之調聽樂不盡聲不盡五聲之變求

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

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敬長老

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

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此小惠未備故未可用王曰越國之中

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

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

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

之不專取也貧者吾與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裁謂有餘則稅之

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

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西南

北皆以中國言之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

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

可以戰也夫戰智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知

民之極也。極中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也。銓稱不仁則不

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

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五大夫后庸苦成大夫種范蠡皋如

之曰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

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旣具無

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旣命孤矣也。命告敢訪諸大

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

阿孤孤將以舉大事。阿曲大夫后庸乃進對曰審賞

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審賞賞不失勞聖通也大夫苦成進對曰

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能罰則嚴嚴猛也大夫種進對曰

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說云別物善惡昭謂物旂旗物色微幟之屬辯別也

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備守禦之

故不可攻入也大夫皋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

矣聲謂鉦鼓進退之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在

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國門城門王乃命於國曰國人欲

告者來告三君云告不任兵事也昭謂告者謂有善

下所謂胘臂之疾筋力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不審

詐非及五日必審之使熟思過五日道將不行道術

五日則晚矣軍當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

向屏屏寢門內屏王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

政無入內政婦職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

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禮婦人送

乃闔左闔填之以土

閉陽開陰示幽也

去筭側席而坐不掃

筭簪也去筭去飾也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

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

說

檐屋水邊壇也唐尙書云屋名也昭謂之檐檐門戶掩陽也

王命大夫曰食土不

均土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

均平也修墾也

軍士不

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

內國政外軍政

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

示當守備

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掃

示憂戚也王

乃之壇列

壇在野所以講列士衆誓告之處

鼓而行之至於軍

軍所

也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填通相問也

環金

環填塞耳也問遺也通行賂以亂軍

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

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

此不用王命明日徒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

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

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六十曰耆七十曰老王親命之曰

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

轉於溝壑轉入也子爲我禮已重矣重矣去父母而來也子歸歿

而父母之世歿終也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

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

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

也捷勝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

瞽之疾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

疾其歸若已若汝也已止也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

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

莫告明日遷軍接蘇上下皆蘇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

志行不果果勇決也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

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處止也進而

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在左右而不在右身斬妻子

鬻鬻賣也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江松江去吳五十里越王軍

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

在魯哀十七年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私卒君子

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

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須須後命亦令右軍銜枚踰江

五里以須踰度也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

以須

夜中夜半也中水中央也

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

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且亦中分其師將以禦

越

不知越復有中軍故中分其師以禦之

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

潛默也涉沒也

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

軍敗奔走曰北北古之背

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

名

又郊敗之

郊郭外

三戰三北

三戰笠澤沒郊

乃至於吳越師

遂入吳國圍王臺

王臺姑蘇

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

先委制於越君

不言越委制於吳謙而反之

君告孤請成男女服

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

言越先君與吳有好

畏天之不祥不敢

絕祀許君成以至於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

以親辱於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昔

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

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也長久也王其

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寓寄也其與幾何言幾何時寡人其

達王於甬句東達致也甬句東今句章東海口外洲也夫婦三百唯王

所安以没王年夫婦各三百人以奉之在所安可與俱者夫差辭曰天既

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

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

死使人說於子胥也說告也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

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在魯哀二十二年冬

十二月上征上國上國中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

入朝

王圭璧也

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集成也言下其

臣以明吳不用子胥也

國語卷第十九

國語卷第二十

越語上

韋氏解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

山處曰棲。會稽山名。在今山陰南七里。吳敗越于夫

椒遂入越。越子保于會稽。在魯哀元年。

乃號令於三軍。

號稱也。

曰：凡我父

兄昆弟及國子姓。

號令三軍而言。父兄昆弟者。方在危厄。親而呼之。國子姓。年在衆子

同姓之

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

之政。

知政謂為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

賈人。買賤賣貴者。

夏則資皮。

資取也。

冬則資絺。

絺。葛也。精曰絺。麤曰絺。

旱則資舟。水

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

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

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

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

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

禹之祀又吳王發精兵擊

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

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山處

曰棲猶鳥棲於木以避害

也。會稽山名在今浙江紹興

東南南十二里越王保於

會稽在魯哀元年

大夫種越大夫楚郭人吳

越春秋云大夫種姓名

種字禽剗平王時為宛

令

後晚也。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

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傳曰：使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也。曰：寡

君句踐之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

徹，達也。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不

以屈辱君親來討也。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

王。進女為女。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

畢從，寡君帥越國之眾，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

左右在君所用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將為

不血食也。係妻孥。係繫也。死生同命。不為吳所擒虜。沈金玉於江。不欲吳

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偶對也。是以帶甲

萬人事君也。言赦越罪是得帶甲萬人事君。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

乎與其殺是人也甯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

甯安也言戰而

殺是萬人與安而得越國二者誰爲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

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

無所移

環繞也三江吳江錢唐江浦陽江此言二國之民三江繞之遷徙非吳則越也

有吳

則無越有越則無吳矣

言勢不兩立

將不可改於是矣

言滅

吳之訛不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

可改易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

黨所也上所車

言習俗之異說云吳是時未知以車戰申公巫臣使其子狐庸教之昭謂狐庸教吳魯成公時也至此哀元年歷五公矣非未知也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

知也吳地勢自習水耳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

之失此利也雖悔之必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

句無今浙江諸暨
縣南五十里有句
乘山括地志以為即

之太宰嚭

上言請大夫女女於大夫故因此而納美

汴州黎之子魯昭元年州黎為楚靈王所殺嚭奔吳唐尚書云平王殺之非也

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

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

成而去之

成平也

句踐說於國人

說解也

曰寡人不知其

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

執猶結也

以暴露百姓之

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

更改也

於是葬

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

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

人於吳

將三百人以入事吳若宦豎然

其身親為夫差前馬

前馬前驅在馬

前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

今諸暨有句無亭是也

北至于禦兒

樂兒 今浙江崇德

縣東南有語兒鄉

即古樂兒也

鄞 今浙江奉化縣東

有赤董山即越之

鄞邑亦曰鄞城山

姑蔑 今浙江龍游

縣北有姑蔑城故姑

蔑地也

廣運 猶廣輪也運

輪聲相近案廣運

今嘉興樂兒鄉是也東至于鄞今鄞縣西至于姑蔑姑蔑今太湖是也

廣運百里言取境內近者百里之中東西為廣南北為運乃致其父母昆弟

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

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蕃息也令

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

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禮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今

不待禮者務育民也將免者以告免免也公鑿守之鑿乳也生丈夫

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泪一豚犬陽畜知擇人豚主內陰類也生

三人公與之母母乳母也人生三者亦希耳生二人公與之餼餼食也

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當室適子也禮父為適子喪三年支子死

三月釋其政支子庶子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

廣行也。謂廣行於國中百里之地。

免。免乳也。謂產于

也。漢書婦人免乳

大故十死一生。

暨。乳暨。乳暨視

產乳之疾者。案乳暨

即今之穩婆。漢書私

使乳醫淳于衍殺

許后。

案。案。今本作疹。

婦疾。疥貧病者。納官其子。官。仕也。仕其子。而其達士

絜其居。絜。其。館舍也。美其服。賜衣也。飽其食。廩食之也。而摩厲之於

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禮之於廟。告先君也。句踐載稻與

脂於舟以行。稻。脂膏也。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舖也。無

不歡也。必問其名。為後將用也。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

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俱有三年

之食。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

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有節也。請報之。句踐辭

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

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姑且也。庸。用也。父兄又請曰。越

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

黃丕烈云。亦即疾字。

見曹憲博雅音。

搗同孺。舖音通。

獸音啜。

舖獸謂飲食之也。

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

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

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少恥謂進不念功臨難苟

免。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言多也。犀形似象而大。今微外

所送有山犀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則無。億有三千。所謂賢良也。若今備衛士矣。不患其

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

威之。言夫差天所不與。故曰助天。吾不欲匹夫之勇也。匹夫輕儻要功微利

者。欲其旅進旅退也。旅俱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

有常賞。進不用命。離伍獨進也。退則無恥。不畏戮辱。如此則有

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

言得一國之歡心。曰。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孰誰也。誰有恩惠如是君

甬句東內傳作甬東
即今浙江定海縣東
北海中舟山

者可不爲是故敗吳於圍圍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又敗之於沒

之死乎沒地又郊敗之在哀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夫差行成曰寡人之

名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

對曰昔天以越予吳而吳不受命今天以吳予越越

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

甬江句章達王出之東境也吾與君爲二君乎待之若夫差對

曰寡人禮先壹飯矣言已年長於越王覺差一君若

不忘周室而爲弊邑宸宇宸屋雷宇邊也言越君若

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

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

次舍遂滅吳也

國語卷第二十

國語卷第二十一

越語下

韋氏解

越王句踐卽位三年而欲伐吳

句踐三年魯哀元年也

范蠡進

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

持守也盈滿也

有定傾

定安也傾危也

有

節事

節制也

王曰爲三者奈何對曰持盈者與天

與天

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

定傾者與人

與人之心也人道好謙傾危之中當卑辭

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

節事者與地

與地法地也時不至不可疆成之

屬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

陽盛則損日滿則虧盛而

不驕

盛元氣廣大時不驕不自縱弛

勞而不矜其功

勞動而不已也矜大也

其功施而不德也

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

隨時時行則

天時不作弗爲人客

作起也攻者爲客起謂天時利害災變之應

人事不

起弗爲之始

人事謂怨叛逆亂之萌也先動爲始

今君王未盈而溢

未盈

國未富實而君意溢

未盛而驕

道化未盛而自驕泰

不勞而矜其功

未勞

而自大其功

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

吳未有天災而欲伐之

人事不

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

天應未至人事不起故逆

於天而失人和也

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

妨害也靡損也

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

德尚禮讓勇則政奪

兵者凶

器也

言害人也

爭者事之末也

言賢者修其政德而不行然後用武

始於人

故曰事者事之末也

陰謀逆德好用凶器

陰謀兵謀也勇爲逆德

始於人

者人之所卒也

始以伐人終害之

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

淫佚

放

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

貳言

陰謀淫佚也

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

五湖今太湖

不勝棲於

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

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

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已在傾危故先問與人

對曰卑辭尊禮言當卑約其辭尊重其禮以求平玩好女樂玩好珍寶也女

樂謂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尊之以名謂之天王如此不已不已謂吳不釋

也又身與之市市利也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王曰諾乃令大夫

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

之以國家之重器重器寶器也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

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委歸也屬付也

管籥取鍵器也月令曰修鍵閉慎管籥吳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於國

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

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

守於國與范蠡入亡於吳官為臣三年而吳人遣之

句踐以魯哀元年棲會稽吳與之平而去之句踐改修國政然後卑事夫差在吳二年而吳人遣之此則

魯哀五年也歸及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欲更

故問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

不失為一不偏也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

而兼其利受其名受其功名也美惡皆成以養其生

物之美惡各有所宜皆成之以養人也時不至不可彊生物生各事不

究不可彊成究窮也窮則變生可因而成之自若以處若如也自如無妄動也

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不先唱待其來而就正之因時之所

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功農穡絲除民之害以避天

人與世不遠明也吾百世之不同與世與事也

人與世不遠明也吾百世之不同與世與事也

四羊王曰蘇蓋而問蓋又四羊魯亥也曰夫

夫蘇蓋也

用也甚少而谷聲章即蘇亦不收蓋也王曰蓋合大

辨也更賦而不又也兵魏然快灑坐賦也

聖人因而知之也人自生之天賦之也

聖人因天也人自生之天賦之也

天賦之也天因人也

天賦之也天因人也

靈而不也靈而不也

服之常

盛謙用其保與之常也

柔而不風

內不可

四柱之於適國之歸立欄之事因劍劍之歸天

燕也茲益也

皆引土下交轉其志遠不取野也

而不變天報

因報則諒姑不並

王蒙報蔡日八者

徒之內百救之事報前三樂

三樂也

王曰不難之國案議之國家也論其國之搜日四

事無聞報無又

天報未并也

限無其對錄以影文

育以映天賦之歸歸凡可以育天不之如歸

又事報育聞

報天報專入專又

察以爲適赫

報天報專入專又

郊田理開關報食實

米粟日食

與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委歸也。吳人之那不穀亦

又甚焉。那於也。甚焉。言見困苦。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對曰：未

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考成也。言天未成。越當守天時。天時

反乃可。彊索者不祥。索求也。得時不成。反受其殃。言得

而人弗能成。則反受其殃。夫差克越而可取。不取。後反見滅也。失德滅名。流走死亡。

有奪。有子。有不予。有奪子而後。奪也。有子。天所授也。不予。天所去也。王無蚤

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

也。未可知。或時不得也。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五年。魯哀十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

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樂聲也。亂民

功。逆天時。信讒喜優。優。謂俳優。憎輔。遠弼。相導為輔。矯過為弼。聖人

功。逆天時。信讒喜優。俳優。憎輔。遠弼。矯過為弼。聖人

不出

聖通也通智也

忠臣解骨

賈唐二君云解骨子胥伏屬鏤也昭謂是時子

胥未死解骨謂忠良之臣見其如此皆骨體解倦不復念忠

皆曲相御莫適相非

上下相偷其可乎

御猶將也言皆曲意取容轉相將望無復相非以不忠正者也偷苟

也且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

反國六年魯哀十一年

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

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

乎

子胥數諫王不聽知吳必亡使於齊屬其子於對鮑氏王聞之賜之屬鏤以死在魯哀十一年

曰逆節萌生

害殺忠正故為逆節萌也

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

見形

也天地之占未見征征伐也

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

雜猶俱也刑害也

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

反國七年魯哀十二年

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

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蟹食稻對曰

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謂飢困愁怨之事未盡極也王姑待之王

怒曰道固然乎固故也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

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

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

可以成功參三也天地人事三合乃可以成大功今其禍新民恐稻蟹新也

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支猶堪也

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尙殆殆危也言伐吳於事尙危王其且馳

騁弋獵無至禽荒使越王爲此者示不以吳爲念宮中之樂無至酒

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肆放也常舊法彼其上將薄其

德民將盡其力言吳王見越修馳騁射獵不以爲意必不修德而縱私好以盡民力又

使之望而不得食

怨望於上而天又奪之食

乃可以致天地之殛

殛誅也

王姑待之

且待時也自此後四年乃遂伐吳

至於玄月

爾雅曰九月也至十七年三月越伐吳

王召范

蠡而問焉曰諺有之

諺俗之善語

曰觥飲不及壺殫

觥大也大

飲謂盛饌盛饌未具不能以虛待之不及壺殫之救

飢疾言己欲滅吳取快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餘力

今歲晚矣子將奈何對曰微君王之言也微無臣故將

謁之

謁請也請伐吳也

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

趨之唯恐弗及也

蹶走也

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

吳人聞之出而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

不忍其忿

范蠡進諫曰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

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爲之

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

羸縮進退也轉化變易也

天節固然

然有輔化

唯謀不遷

謀必素定不可遷移

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

善用兵者

謂若黃帝湯武

羸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

以爲常隨其羸

縮也紀猶法也四時有轉運用兵有利鈍也周語曰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是也

無過天

極究數而止

極主也究窮也無過天道之所至窮其數而止也

天道皇皇日

月以爲常

皇皇明也常象也

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

明謂日月

盛滿時微謂虧損薄蝕時法其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明者以進取行其微時以隱遁

至謂極也日困而還月盈而匡

困窮也匡虧也

古之善用兵者因

天地之常與之俱行

隨其轉運虧盈晦明之常

後則用陰先則用

陽

後後動先先動用陰謂沈重固密用陽謂輕疾猛厲

近則用柔遠則用剛

敵近

則用柔順示之以弱遠則抗威厲辭以亢禦

後無陰蔽先無陽察

後動者太舒靜

為陰蔽也先動者用人無藝往從其所藝射的也無

太顯露為陽察也行軍用人之道因蔽為制剛柔以禦陽節不盡不死

不豫設也故曰從其所也言蔽以剛柔來禦已其陽節未其野盡尚未可克故曰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

勿與戰也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變則可又觀其

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言雖有災民尚盡其陽節盈

吾陰節而奪之利彼陽勢已盡而吾陰宜為人客剛

疆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先動為客於時宜

陽數不盡雖輕易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

柔而不可迫時宜為主凡陳之道設

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陳其牝牡使相受之蚤晏無

失必順天道晏晚周旋無究究窮也無窮今其來也

剛彊而力疾

言吳陽勞未盡未可擊也

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

居軍三年吳師自潰

魯哀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圍吳

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

姑蘇宮之臺也

湖或云賢賢如良良貨唐尚書云重祿寶璧也昭謂

賢良親近之士猶越言君子齊言士吳語曰越王以

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使王孫雒行成於越

軍賈侍中云重祿大臣也雒吳

王孫姓也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使越棲於

今王君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

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

庸用也

以用得時不成天有還形還反也天節不遠五年復

功也

反節一期也五年再問天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小凶謂

凶謂死滅近五年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先

遠十年或二十年

遠十年或二十年

遠十年或二十年

遠十年或二十年

詩人也。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以言吳昔不滅越，故有此敗。此滅亦不遠也。今君王不斷其

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

禮愈尊。愈益也。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

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

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十年不收於國，勤身以謀吳也。王姑

勿許其事，將易冀已。冀望也。易望已，謂不勤難也。王曰：吾欲勿許

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

應使者。提挈也。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

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

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

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

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

忘惡也。

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

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

子爵也。言越本蠻夷，小國於周室，爵列不能成子也。周禮

諸子之國封疆方二百里。

故濱於東海之陂。

濱近也。陂，水涯也。

鼃龜魚鼈之

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

鼃，黽蝦蟆也。水邊亦曰渚。

余雖覲然而人

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譏者乎？

覲，面也。巧辯之貌。譏，譏也。

言方欲距吳之請，故自卑薄以不知禮義。

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

助天爲虐，不祥。雒請反辭於王。

請以辭告越王。

范蠡曰：君王

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

執事，蠡自謂也。

子往矣，無使執事之

人得罪於子。

無使我爲子得罪。

使者辭反。

反報吳也。

范蠡不報於

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

滅吳。

事將易莫是也。

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

矣勉王以德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

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

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

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

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吾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

死妻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制法

也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金

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以善金鑄其形澹

日而令大夫朝之從甲至甲日環會稽三百里者以

爲范蠡地環周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

終沒於越國

此誓告也

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鄉方也

祇四方神主當征討之正其封疆也

天聖七年七月二十日開印

江陰軍鄉貢進士葛惟肖再刊正

鎮東軍權節度掌書記魏庭堅再詳

國語卷第二十一

明道二年四月初五日得真本凡刊正增減